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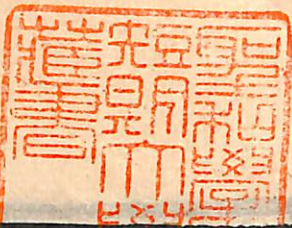
928
4
2

陳迦陵文集

二







陳迦陵文集卷四

宜興陳維崧其年謨

秀水徐嘉炎華隱

丹徒李基和梅曄

莆田林麟焜玉巖 選

宣城沈 泌方艱

與張芑山先生書

弟 維岳緯雲 叅閱

宗石子萬

男履端

姪 伊 校

崧自結髮以來謬叨獎掖猥蒙齒牙已十四載矣嗣頃戎馬  
輟張世故湏洞眷言疇曩可為滄淚自鹿溪被難臯里  
赴義秋浦效田光之竒雲間秉劉琨之節何嘗不似瑯琊  
登山洗馬渡江無非觸目祗切傷心者乎春間跪捧素書  
扇頭珠玉之贈并讀芑山文集剖函發紙周惻霽至又聞



有國朝古文之選言之歡忭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崧昔年石城數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璋集相示絕嘆爲經術暢茂搜葺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語林有遜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爲感傷先生是書務使漢魏並收根葉悉盛廟堂金石之篇則吳門姚太史崔張恧其溫麗軍國銘頌之作則清漳黃相國馬鄭慚其闕博並人倫領袖文章臯藪被之山川不亦焜耀萬禩乎若夫平昔石交當時民望稽阮往覆之言盧劉贈答之作便已斐然自當見收匠哲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抑芻蕘所攄願効萬一者文章以心術爲根抵德行以藻采爲鋒鏗穢如楊雄雖沈博絕麗之文定屬外篇潔如陶潛則閨房情致之賦不妨極筆竊見數年來江東英雋如侯幾道

雲俱夏存古呂石香陸鯤庭諸子稽其忠孝宛在賢門符其點染居然才子雖大文未就而尺錦足觀名山罕藏而寸珠可惜錄其風雅之事登之謨誥之林又奚損耶匪徒藝苑之鼓吹實乃闡揚之裨助矣反風幸有以見誨何日來陽羨一領教益不然秋間從家君後當過白門圖晤也



答康小范書

弟維崧頓首小范足下生平忽忽懽笑幾何判袂之時又  
成疇曩猶記扁舟祖餞淡日追隨君爲岐路之吟僕作河  
梁之曲沾衿星晚承臉露初曷嘗不悼此風流訝其雲散  
乎離逖以來頻羅口語西隣老女偏嫉傾城東海臭夫尤  
憎香尉弟浪跡風塵掉頭鄉里仲春之望作客嘉禾孟秋  
之前始歸陽羨所幸吹簫無術擊筑有徒半載羈賓五湖  
同調澹心篆鴻諸子屢偕邸寓尤辱周旋每當鬪雞之會  
牽犬之辰未能一日忘足下也傾接芳風慰茲良訊知我  
康生鏡邊雙笑遂爾成婚帳底偕棲宛焉得侶玉臺倡和  
丹青嘆深多藝初不曉足下擅此伎倆豈近作管夫人弟



子耶寓公不苦彈鋏乎弟輩忝爲地主徒令足下餐絳仙  
眉黛言之赧然

與蔣大鴻書

大鴻足下僕違足下已匝月矣離逃之情形於夢寐憂思  
沉湎實不可任今者僕又病念不一通問左右恐魂魄散  
佚長負故人將罹王稽三不可知之悲或非孔門蓋各言志  
之義是以附尺一道繾綣焉僕聞故鄉之感人所同也有  
時異域之樂甚於故鄉骨肉之誼人所懷也有時朋友之  
分踰於骨肉向生流連於河曲蘓子太息於河梁誠悲夫  
知己之難遇歡愛之不可忘也僕才露性疎動與物忤神  
思誕放竊爲鄉里小兒所不喜自黃門流落何幸風塵之  
中得遇足下僕與足下素非孫周髫鬣之知終乏孔李通  
家之契同居江表邈若吳越乃自一面以來義深膠漆言  
協壘篋他人竊見足下多怪少可門宇峻整僕又誕放厚



自菲薄遠於世味頗重嘗議僕與足下亦殊自恨也夫十日不食故人以此悲吟一言相激壯士於焉刎頸非子桑之交獨深而慶卿之情偏摯也其所以信兩人者固已徵於志白於心夫綠竹之饗神祇金石之會風雲烏足以方其孚應哉僕自家居以來家門邁會屢值風飈每聽驚弦自憎毛羽間嘗栖心洛浦之笙騁意洞庭之樂秣馬若木晞髮層城天路遙遠良無由緣何必中山畏窈眇之音雍門撫悲涼之搯然後掉頭人世也

上龔芝麓先生書

維崧頓首獻書芝麓先生閣下嗣頃玉樹歌殘黃旗氣黯西京掌故南朝文筆便已散失都無哀次音辭所寄惟在閣下維崧東吳之年少也才智誕放骨肉踈脫當塗貴游目之輕狂嚮者粗習聲律畧解組織雕蟲末技猥爲陳黃門方簡討李舍人諸公所品蒸歲月不居二十年於茲徒以楊子幼之門第華轂不少王茂弘之子孫青箱遂多上不敢方并大春次不至失枚少儒一流將盡如是而已且夫軒皇愛嫫母之貌而黜落英魏文喜槌鑿之聲而棄金石中山聞幻眇以屑滄墨子過朝歌而回車何代無賢古今同歎崧竊不自量有所撰述矣以爲庶女標躡長城摧頽賤臣撫箏讒疑渙釋聲音之際窮高極微從乎同同也



是以失職以來間與錢塘陸圻毛先舒華亭彭師度周積賢嘉興計東長州宋實穎輩揚摧雅頌撰爲一集崧雖鄙陋顧諸子皆一時之選也每與駿公吳先生言及此事未嘗不撫掌於應徐也屢頌閣下尊拙齋集玩之不置均於玉枕過高唐而近綿駒亦欲一倣其音聲也辭賦一道古詩之流遠溯漢魏近迄開天尚矣然八風旣殊五音迭異江表輕浮貽譏吳語僖楚沉雄亦類老革夫青青河畔草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顏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興會也然乎否乎幸賜發覆焉前叩行臺未見從者謹陳書左右以序鄙衷二詩塵覽并希郢和邯鄲託曲於李奇王筠假論於沈約妄冀一言

以爲重耳維崧拜



與宋尚木論詩書

維崧頓首尚木先生足下前承翰教云聲律一道海內知者不過數人嗣當作論詩一書冀相往復以圖不朽歸期卒卒此事未果道里淹阻會訊末由敢以芻蕘之論爲足下悉之幸賜教焉維崧自就傅時屈首家學浮沉制藝間一鋒穎旁溢作爲古文策論以自愉快實不知天下有詩也年十四隨家君後僑寓大桁得以典謁見諸先生長者而一時才喆如雲間皖桐諸君車騎駢羅聲采輻奏窺其往來贈答實皆有詩於時私心好之間學爲詩忽忽不能工也又以素乏指示未遂咀嚼幼好玉臺西崑長吉諸體少年才思復冶上靈感溺旣已染指遂成面牆深沉思之不覺自失壬午舒章來陽羨酒間極論考究金石出入宮



徵時雖爰居驟聞鐘鼓未嘗不私相歎賞至於罷酒嗣後  
流浪戎馬糾纏疾病幽憂瞽亂無所不至又常涉歷於人  
情世故之間因之浸滌於性命述作之事益知詩者先民  
所以致其忠厚感君父而饗鬼神也獨是心慕手追在雲  
間陳李賢門昆季婁東梅村先生數公已耳近益與萊陽  
姜垓錢塘陸圻吳縣葉襄同郡龔雲起任元祥研闡體格  
簡練音律深嘆詩家淵源良有定論五言必首河梁建安  
七言必首垂拱四子以及高岑李杜五律貴宗王孟七律  
善學維頤排律沈宋最擅其長絕句王李獨臻其勝要期  
淡造務協天然而又益之以風力極之以含蘊禮不二乎溫  
柔敦厚而不愚則詩之爲教盡矣雖然諸體搜揚庶幾無  
負七言堂與可更深言夫詩一貴於境地二貴於音節音

節圓亮七律便屬長城境地縹緲七古乃爲合作昔者仲  
嘿明月一叙深慨長歌一道杜陵不如四子僕初守此議  
竊效季路終身旣而思之終有未盡必也靜如玉潔動若  
璣馳徘徊要眇便娟依遲譬之大海安瀾澄瑩皎徹明鏡  
如拭千里一色繼則魚龍天矯珊瑚絡驛鮫人怪物波委  
雲屬於其際卒之江妃一笑萬象杳冥老子猶龍成連移  
我矣若夫七律起伏安頓承按照應八句之中情事互宣  
七字之中波瀾莫貳忽然而始不知所自卒然而止不知  
所往抑揚濃淡反覆悠長要而論之七律之佳者必其可  
歌者也其不可歌者必其音節有不安也游魚出聽牧馬  
仰秣又何爲哉是以僕於七律一忌拘韻恐傷氣也一忌  
和韻恐傷格也一忌七言排律恐傷篇法也凡此數者格



守高曾奉爲禘祫足下聞之頗以爲然否至於擬古樂府  
當日貴池吳次尾師謂予以不宜多作近則梁園侯朝宗  
亦以沿習爲譏然僕以爲才情之士不妨模範用見倩盼  
耳頃覽松陵吳兆騫漢槎後雜體三十首僕以爲可上睨  
文通下拂君采足下曾見之否河清可俟賞音實難僕與  
足下不能不相視而歎也令弟轅文越在千里未獲面談  
良用耿耿足下觀此書諒不以鄙言爲河漢耳信陽舍後  
之論瑯琊無待之說統祈來翰以代發蒙子建偉南子玄  
燕友俱此相質主臣

詩無兼長此言最公濟南清迥勝婁東婁東長公古體  
特厚近體則時露傖父相不得不與濟南分割一隅矣  
況餘子乎況隆萬後諸君乎曷哉其年旣具曠識幸極

其所屆毋墮濁刼言已亟合掌自懣曰饒舌饒舌

薛諧

孟先生

其年深於七古篇中談此一段最爲有得老泉以水喻  
文潘江陸海當令河伯見之而驚也

吳梅村先生

近年詩學人握靈蛇論其指歸頗爲不乏至如其年之  
窮源揆贖要於大醇堪爲諸家所折衷則不僅以樹幟  
見也

陸麗京

文人相輕各師一說設端辯難互有發明嶮巇折衷之  
論李何往復之篇原其指歸各爲同異若此窮源迥流  
上自西河下訖天寶研極精微可謂兼包衆美一歸大  
成矣向讀西陵陸麗京柴虎臣二書嘆爲風雅功臣得  
其年掀髯肆言之可以並垂不朽

吳弘人



卧子論詩謂宜盛其才情不必廢此簡格發其幻渺豈得蕩然律呂乃知才雖至竒不外古法譬之酒味非秫麴而醞釀必藉於秫麴也然近日詩家亦知遠宗盛唐近師何李而脂粉有餘蒼老不足徃徃得王李徐吳之皮毛以爲高調採西崑玉臺之剩馥以爲藻艷嗚呼塵芒固可翳目而珠玉亦難屑投醜毒必至傷生而參苓亦患雜用今日之患不在空疎而在浮靡也其年立論崇竑發言適逸七古鉅麗而不滌諸律秀艷而能潔陽羨後來領袖無以過之矣

吳錦雯

與方與三敦四書

猶記丙申秋杪青谿白石之間與兩君繾綣流連披衿浹素譚諧讌譔靡減風人文酒圍碁俱臻勝境當斯時也足下旣高預貴游右之亦夙參華選吳下王孫彌工排調金陵魯子雅善滑稽開曲室以飛觴枉高軒以藉卉豈非玄圃之嘉踪爵臺之軼事乎自謂此歡可共相保何圖一旦零落至此右兄旣薄宦京華緬焉日下君家兄弟至橫遭口語流移塞下幾幾乎終已不相見焉僕江海蕩析音驛隔閏旣不獲攜手河梁修蘓李之誼又朔風四起邊地人稀北雁南魚杳無可託每一興思僕誠自恨也常以昨秋至石子崗晨乘一小鹿車過淮清橋入委巷中訪昔年所寓處魯生出揖鬢髮蒼然雖房闈宛存而賓徒跡邈藥奩



猶在而撫掌人非憑覽之次泫然涕下矣數年以來旅食  
東臯時與賢門恒通謦欬長文握手於去年謙六聯茵於  
今歲適聞佳耗正與六兄相聚水繪時也宵中啟信喜不  
自持統候歸艤佇看春水獻歲青陽南部烟花吾三人正  
可重問耳喜極之餘忽念松陵季子比來奚似體中何如  
不覺爲之悵悵脫彼有所撰冀錄以相貽也

與侯彥室書

崧罪孽深重忽遭先府君大變神魂潰越血肉荒迷卽擬  
奔訃梁園緣會跲跌途路有局遂成闕阻五內紆結忽接  
遠唁惶仄奚似四弟宗石先府君在時屢以羸弱致失教  
誨今茲孤露益復蕪廢弟崧又以家業頽破餬口四方顧  
此幼孺中心如割足下誼切葭苕情鍾親串綢繆卵翼奚  
俟贅言但念此子幼齡多病便如百藥成童喪父畧類邠  
原疇爲人兄乃令至此今以先府君靈櫬在堂馬鬣未封  
闔門惶遽躊躇進退萬難爲懷遂令十四齡稚子伶仃千  
里外興言及此足下諒爲心惻也



答湯靜文書

靜文足下僕不幸有幽憂之疾惟藉筆墨以自遣其在邑中以詩文相切劘者南耕其一也故南耕有作往往亟以相示僕脫稿後亦付南耕評定爲多一日南耕以不幸說示我僕覽其口多微詞遂未及置評一字且力沮其劖劘之役居數日其童子持還帖辨一篇至僕之未及置評如故也惟作一字與南耕嘆其文筆之簡而古而止其劖劘也益力又最後則南耕復示我以哭母文僕反覆讀之見其蓼莪罔極之感惻愴纏綿乃大加激賞誠不意其文筆之大進乃遂得入古大家堂奧如斯也夫高陽酒徒之好飲也天下莫不聞也而遇名酒在前登徒子之好色也亦其性使然也而遇柔曼在側爬搔跳躍一往而潏有不自



知其然而然者故僕於南耕之文亦遂徬徨淫佚而不自  
禁也蓋南耕前後諸文僅此一篇爲僕手評然亦評其文  
耳亦不知遽付棗梨也大抵僕癖於文又如和嶠癖錢王  
濟癖馬故披一佳文則豁然心開值人以是非曲直相詆  
媿則惜如中惡就文論文僕於南耕如是而已請自今以  
後老表弟或不棄葑菲有所著述亦如南耕者虛懷下問  
則僕亦欣然附向秀註莊之義執筆以從縱與南耕齟齬  
僕決不敢引嫌匿臆掩抑高文不相激賞也噫僕老矣論  
文之外惰且不辨菽麥在足下則謬以三吳名下士見推  
耳實則昧昧殊甚誠有如足下所云者恣睢放恣於無何  
有之鄉猶慮其自戕其生也乃謂處人骨肉而妄有所雌  
黃軒輊於其間也則吾豈敢

上崇村梁大司農書

維崧頓首崇翁老先生大人臺下崧自束髮讀書獲從賢  
豪長者游卽知當世有梁先生猶衆山之有泰岱百川之  
有溟渤私心嚮遙願爲執鞭非一日矣昔歲客游燕趙路  
出滹沱過鄭公通德之鄉徘徊久之覽其雲木鬱蒼烟沙  
綿邈扶輿蜿蜒之氣磅礴而蘊積地勢閎衍其鍾爲大儒  
元老也固宜時卽欲樞謁龍門一遂高山景行之慕徒以  
姓名微賤文采無可觀覽不足以動高賢之吐握是以躡  
屨及門忽復自廢旣又自念當世招賢之館斥爲車厩公  
卿大夫不復下士久矣有一憐才好士如老先生人之有  
一才一藝無不願歸門下而崧獨以行能頽落不復自振  
無由自見於長者之前輒復慨焉太息思自奮者久之然



而年踰五十筋力憊精氣潰散不能遠適數千里外兼以家貧詘於衣食舟車屏屨之資舉無所出乃欲思以生平所業就正有道此實難矣兩舍弟自都門來出老先生見贈詩見示徃徃念及鄙人鄙人謏劣何以得此於先生哉用是感激至於涕零夫以數十年仰慕如老先生今既困於貧賤不克遽就見矣而不能修尺一致款懇以自通於左右何其自外於生成如此也是以因石弟入都之便敬和先生在賜舍弟詞原韻一首奉獻而又將之十幅以布其區區者如此崧年來有全人詞選一書採葺頗勤搜羅極備因舍弟行迫未遑請正嗣當繕寫一通肅懇老先生大序也南鴻有便幸惠德音

上宋蓼天總憲書

濶別十年無由伏謁昨歲石弟入都會以幼弟試事上瀆老先生猥荷雲天曲垂嘘植雖緣時會未遂所懷而啣結高溪無刻不鐫之心版也崧近况窘詘所不待言惟是年踰五十一子復殤神理茶酷精魄潰裂目今以違崧殆無意人間世矣伏念老先生晉陟統均整齊綱紀彈壓百僚之上遐邇承流無不加之畏愛矧在故人可勝額手每思疇昔讀書尊府時謂極一時文章聲氣之盛曾幾何年而疇三研德甫草諸君先後化爲異物漢槎又越在關外間嘗丹過葑溪與展成旣庭追溯舊游流連昔夢雖新歡可續而陳跡極多繞柱循廊惜騰竟日自非太上忘情奚能遣此崧老矣年踰五十便成老翁兼之饑寒困苦佛鬱百



端不復能勝舟車跋涉之役自分此生卒填溝壑惟是昔  
緒迴環曩情在臆翹首京華恃有老先生一人耳倘邀雲  
庇獲假餘年作盛世之編氓理詠歌之賤業更或者事有  
難期遇多意外室中差有赤脚之婢膝下幸添黃口之丁  
然後畢願巖阿埋身澗谷所甚願也然終未敢冀也未審  
先生何以策我石翁爲貧而仕勉狗微官來歲或捧檄出  
都更望先生加意垂青多方覆幬爲感欲言難罄聊布積  
懷臨啟曷勝悚切

與王阮亭先生書

不意都門一別乃數年不得見我阮亭先生也不意數年  
之間我阮亭先生既罹北堂太夫人之變而又遭西樵先  
生之感也痛哉酷哉記西樵先生辛亥寄崧一書并附來  
自傳一首當時便訝何以作如許語未幾而驟鸞信至騎  
鶴人歸乃信斯文預爲之讖嗚呼流水難期高山不再伯  
牙息摻郢人輟斤興言及此真有血俱枯無腸不斷一文  
遙哭幸奏西樵先生靈几之前未審此文得似驢鳴否至  
於先生白華誼篤棠棣情深茹苦啣悲理之必至但祥琴  
一鼓虞殯將歌庶里弭哀還期卒哭區區鄙悃惟先生諒  
之崧年來失一仲弟又喪一姑母骨肉之慘畧亦同之惟  
是五十之年始生一子今年秋抄挈過家園惟此一事稍



可爲知己慰至於阮途已盡馮缺息彈思息交而絕游將  
稿項以黃馘善卷之間有披裘而帶索者非他人其必僕  
也又數年以來大有作詞之癖烏絲而外尚討有二千餘  
首何日一陳之先生也晤珍示知先生入蜀詩卓絕古今  
不數夔州子美不識肯令喜事小胥錄一帖以見寄否作  
書將竟忽憶曼殊投筆泣然不能終幅

與王阮亭先生書

六月中徐藝初入都會有數行奏記并附拙文三首想已  
入記室矣此字去後復接老祖臺手札欲易墓表爲行狀  
因前文時或尚未達覽俟再承台示然後敢圖續報未知  
向作尚須更正與否萬祈明以見諭爲囑崧七月間同健  
庵先生偶客維揚追憶與先生舊日遊踪歷歷在目雖江  
山不換而人事都非感念西樵伯籲介夫善伯諸先生不  
覺罷酒紅橋迴船法海情深一往爲之慟哭失聲也先生  
覽書至此得毋亦爲淚濕粉箋也耶漁洋入蜀諸詩真杜  
甫夔州之作東坡海外之文也竊從健庵鄴架得窺寫本  
聞先生已有刻本便間尤希緘寄爲感崧老矣年踰五十  
一子復殤自分此生已無意人間世矣年來愁病侵尋筋



與田梁紫書

梁王園後相國寺前同游鐵塔之街偕過金明之苑屈指計之不覺又三年矣田先生無恙耶何無一言及陳生也今歲八月中秋舍弟子萬相見於玉峯徐氏園中坐未定首詢先生近狀知仍下榻侯氏爲慰弟老矣一子復殤以此益復衰落形如死灰下筆及此神傷久之以先生知我聊復一言然又不敢竟言也鄙人生性懶惰長兄所相近者年更老大遇復竒蹇益覺退焉自廢笛床茗椀之外都不省坐客何語欠伸久之瞪目而已家貧間一彈缺小不當意輒拂衣歸坐此與世齟齬卒乃大困先生視當世誰復真知陳生乃欲令陳生曰俛顏鞠脛於諸貴人車廐哉吾計決矣長爲天地之放民矣惟是一二知己未能忘情



鷺肉緩益復不能爲滑梯脂韋態磬折羣公項領前俯仰  
世間亦復能念江南菰蘆中有陽羨書生者茫茫海內僅  
有一鮑叔如王先生而復越在數千里相別十餘年先生  
視僕情緒如此尚有好懷耶家四弟因家貧累重勉徇微  
官今入都赴選曹一切惟推烏左右之感甚感甚數年頗  
多相憶之作綴之末幅冀得王先生一撫掌也遠者不暇  
錄錄近作二首

與田梁紫書

梁王園後相國寺前同游鐵塔之街偕過金明之苑屈指  
計之不覺又三年矣田先生無恙耶何無一言及陳生也  
今歲八月中秋舍弟子萬相見於玉峯徐氏園中坐未定  
首詢先生近狀知仍下榻侯氏爲慰弟老矣一子復殤以  
此益復衰落形如死灰下筆及此神傷久之以先生知我  
聊復一言然又不敢竟言也鄙人生性懶惰長兄所知近  
者年更老大遇復奇蹇益覺退焉自廢笛床茗椀之外都  
不省坐客何語欠伸久之瞪目而已家貧間一彈缺小不  
當意輒拂衣歸坐此與世齟齬卒乃大困先生視當世誰  
復真知陳生乃欲令陳生曰俛顏鞠脛於諸貴人車廐哉  
吾計決矣長爲天地之放民矣惟是一二知己未能忘情



此身不死終當再過睢陽與先生狂歌縱飲十晝夜一吐  
胸中之奇然後歸返荆南飾巾待盡更得先生爲我作一  
小傳吾事足矣榻管嬋媛楮窮墨燥慨然久之

陳迦陵文集卷五

宜興陳維崧其年謨

武進吳本立菽原

長洲范必英伏庵

休寧汪楫舟次

桐城方中德田伯

弟維岳緯雲

宗石子萬

男履端

姪伊校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府君行畧

嗚呼哀哉先府君之棄不孝孤九年於茲矣九年之中形  
貌黧黑精魄潰佚哀號皇遽謀欲釐次先府君生平大節  
用丐當世立言大君子以圖不朽不幸神理瞽惑甫一追  
憶而語塞且氣絕者又數數也壬寅仲冬既謹奉先府君  
與先妣湯孺人合葬於亳村之新阡乃殯宮已閉而窆石



未饒念先府君恒以文筆過屬不孝孤今不孝孤粗有文  
筆而俾先府君後先遺行淪沒不傳不孝孤卽覩焉若禽  
獸哉異日者何以見府君於地下謹收淚吮筆用述先府  
君大畧以俟采擇府君諱貞慧字定生自宋大儒止齋公  
居永嘉由永嘉徙義興生倉四公倉四公生四子五傳生  
衛輝丞弘甫公由湖南徙亳村又五傳生耕隱公遠濼耕  
隱公以名德重一時文待詔徵明常作樂耕圖贈之并繫  
以詩有舊說子真矜谷口今輸元亮傲柴桑之句耕隱生  
思堂公邦爲桐廬丞思堂生古愚公憲章古愚生懷古公  
一經自古愚以下皆以少保貴贈如其官懷古生少保公  
少保公四子長貞貽邑文學有才名天卒次貞裕天啟甲  
子舉人張夫人出王安人出者二貞達以父任官北京戶

部陝西司主事降順天府知事甲申三月十九之難罵賊  
死今甲申紀事錄中云順天府知事陳貞達死之是也季  
卽府君府君生而穎異英挺異常兒少保公暨伯兄文學  
公極憐愛之始文學公盛有才名恒受知於督學使者熊  
公廷弼屢試輒第一弱冠覃精理學所纂錄大全性理蘊  
長公文腴紀錄彙編諸書數十萬言旁及脞談叢史稗官  
雜俎并誤當爐度世桃花詩謎諸傳竒復不下數十萬言  
文名赫赫冠一時屢試不第竟邑邑以瘵疾死少保公哭  
之慟廻顧而見府君蘭芽玉茁瑜珥在旁則又破涕爲笑  
曰此寧馨者何必減阿兄耶則又益憐愛之年十七補博  
士弟子負無何以高材生食餼於庠癸亥娶予母湯孺人  
尋侍少保公入都甲子以少宰攝冢宰篆因會推忤逆璫



意與楊左諸公同削籍府君遂侍少保公家居乙丑少保公稱六十觴維崧生因名之曰崧思宗皇帝卽位湔洗忤璫諸大臣擢少保公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尋遷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無何因他事忤權臣意復削籍府君復侍少保公家居當少保公之官南都御史也府君鄉試已中式矣暨填榜主司者以嫌故抑置副車第二人府君生而性至孝當其兩侍少保公家居也并所以事母者事諸父諸兄者恂恂如也惟謹季父署丞公無邑屋居府君嘆曰豈有貴爲介弟而邑中無數畝之官者乎卽推所居屋居之伯兄沒已數十年語次必涕泣次第錄其所著書以行又倜儻任節概喜賓客好士日者常遇一客也以扇障日而行於市中視扇欵識則勒卣先生也府君曰余知有周生

久矣趨而揖卽與定交又一日金閭道中遇一僂而蹙者府君曰此僂而蹙者必南昌鄧左之履中也而鄧先生亦言髯之絕倫超羣得非陽羨陳公子乎兩人皆大笑納交去蓋其喜賓客好士類如此府君旣性至孝事父母暨諸父諸兄者惟謹乃癸酉罹生母王安人變乙亥五月罹少保公變七月罹嫡母張夫人變府君擗踊哭搏膺大號口咯咯嘔血幾不欲生當是時少保公甫沒文學公又蚤逝孝廉公以嫡故修閭牆之爨於主事公怨家螫之勢岌岌懼不免府君曰事急矣則走而控之諸老先生前其所以捍衛兩兄者無問其疇肥而疇瘠也亦無問其孰燃而孰泣也救主事公尤先救孝廉公居無何而兩兄之事解怨家亦咋齒無如何矣怨家者里中要人某也先是少保公



以累朝老臣一旦里閭少年以新進掩出少保公上屬天子方貴幸之而少保公者固自若也要人恚則以他事削少保公籍至是益修其隙於身後云然方要人之貴幸也或倨見里中之諸父老顧獨時時嚴憚先府君常以好語召府君曰公子如出吾門者吾能尊顯之客語府君府君卒不往府君既服闋家亦日益落然益折節嗜讀書揣摩天下事一時江表諸先生俱以諸生負大畧髣髴東京厨顧府君盱衡時勢上下數千百年與諸先生者深相結也戊寅而留都防亂公揭之事起防亂公揭者蓋爲懷寧阮大鍼發也懷寧魏闔乾兒思宗皇帝鑄之九鼎比於魍魎魁魍魎然猶橫踞南都以酣歌聲妓奔走四方無識之士輦金十萬至闕下朝中多陰爲羽翼者勢且叵測貴池吳先

生次尾時讀書予家與府君扼腕此事會無錫顧子方先生來三人者雅相善也意又相合吳先生隨於燈下草一揭顧先生首倡府君次之蓋揭中雖遍列當世清流然主之者實止秋浦梁溪陽羨三君揭未布或泄之懷寧懷寧媿且恨恨乃次骨無何而竄跡荆溪要人幕中要人卽前所云怨家者某也二憾往矣酒闌歌歇襟解纓絕醉二參懷寧輒絮語陳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閉門泣目盡腫是役也雖僅僅太學舉幡乎然義聲一呼在正立决使天下復知春秋之義不陷於亂賊之誅府君此舉實爲首功云明年爲己卯府君射策陪京寓溧陽宋憲副園中當是時金沙周鹿溪先生方以議禮家居宛陵沈畊巖先生以諸生辟召首培擊楊相奪情歸卧敬亭不起秋浦吳



先生則主持清議於南中一時名德如邕山張爾公吳門錢吉士龍眠方密之歸德侯朝宗如臯冒辟疆嘉善魏子一諸先生無不雲集石城府君顧盼其間自大司馬范公司業周公以下皆虛左引重之每當車騎闐集冠蓋絡驛命酒徵歌輒呼懷寧樂部仰天耳熱復與諸先生戟手罵懷寧不止灌夫之禍始於膝席矣嘗與諸賢會飲冶城諸賢爭相標榜通有品目或目先府君曰是客纏綿溫厚而識議矯然不阿古人可作其三國魯子敬乎府君美鬚髯軀幹瘦削音響如洪鐘神明挺動奕奕蔭數十百人亦朗朗如萬間屋故陳黃門卧子贈詩有曰此客乘青翰飄然若有神而李內史舒章亦曰君身雖短精神長必逢國士多慨慷蓋府君神鋒淵著而風采煥發屢爲上流所嘆賞

也始少保公居官不留一錢作人無長物府君復儻好施與不治家人產業然賙人之急恒若鷲鳥之發旣已存亡死生矣解紛排難尤不願使人知人亦以是爭德之王午春余母湯孺人病歿府君哭之慟秋復應省試復不第府君慨然太息曰士不幸生今日邊腹交訐楚豫皆糜爛縱陽濡須間壁壘相望吾輩卒未知死所尚挾三寸柔翰與噲等伍乎屬朝中正人黃石齋道周范質公景文成寶慈勇相繼皆竄逐府君屢變服走送江上日涕泣里中要人且再起事殆未可知屬自天幸要人起卒敗然天下大事已去勢且爲之奈何至甲申而遂有三月十九之難主事公小臣死之府君則益日涕泣方圖與雲間金沙諸先生共襄祖述劉琨之舉而懷寧驟用事矣是歲也弘光帝



立府君則走之南中蒲伏闕下爲少保公請卹上書書畧曰當魏忠賢播虐之時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一而削籍尤在諸臣之先當周延儒柄政之時延儒則臣父之同邑也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再臣父自下吏神祖拔置西臺神祖知臣父深矣臣父所至盡職勤勤以人才爲念所條奏皆天下國家大計言人所不敢言是臣父之不敢負神祖也臣父不愛官爵性命爲魏忠賢所首惡而先帝起之田間總憲南北先帝知臣父深矣臣父卓然特立不爲詭隨斤斤惟國憲是守是臣父之不敢負先帝也臣父剛腸疾惡直道難容雖屢受知於聖明亦屢見黜於羣小語云人情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君猶天也猶父母也臣之情窮矣疾痛於心十年於茲矣君父之前而不自訴其情

終無可訴者矣臣父歿後僚友桑梓誰念國之黃髮臣兄弟煢煢在疚形影相弔父有忠節不能剖心自明無面目立於人世今臣兄順天府知事陳貞達以小臣殉難不敢偷生臣之餘喘不敢以臣兄之死混瀆天聽者以臣父忠節未著臣兄死亦未瞑目也照得先臣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吏部尚書趙南星俱被魏忠賢之禍贈謚祭葬久荷全典臣父忠節與元標南星等伏乞皇上念先朝舊臣照例優卹給與應得贈謚不惟臣父啣環地下而臣身鳥之情可無永嘆於松楸之下矣書上制曰可陳某准予祭三壇造墳安葬贈少保蔭一子入監讀書府君旣以卹典久居南中而阮懷寧者方貴用事夙又恨府君次骨蓋先是已捕鹿溪先生繫之請室矣先生者亦以防亂揭故爲



懷寧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則席藁銀臺門而夜則橐饘從先生請室中或且爲府君危之府君奮髯抵几曰男兒死則死耳何畏耶卒詣獄自若九月十四日日下春卒有白靴校尉數人者至邳中縛府君至鎮撫出一紙紙尾有秋浦吳先生名吳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劉僑者故思宗皇帝時舊錦衣也夜漏三下鼓以一小赫蹏與鎮撫馮大畧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之事可鑒也馮獲書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事亦爲府君星馳詣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以書致鎮撫獄稍稍解獄後府君躡屩歸里門口鬱鬱不樂又一年鹿溪先生卒賜死獄中北兵下江南江南亦亡嗚呼小人之於人國也甚矣哉乙酉之後府君念家門世受國恩非平流寒峻者比又念一時同類散

佚畧盡捐軀絕脰半登鬼錄於是鑿坏不出坐卧村中小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年惟以嫁女之役一至松陵境上會葬友人一至蘭陵道中與金道隱堡萬允康曰吉耿玄度章光鄒歆伯延琦諸公悲歌痛飲三晝夜耳樓之上庾十三經廿一史各一部餘則襍列樓山堂集雅實堂制藝壯悔堂文集陳黃門遺詩吳梅村樂府朝夕吟誦聲振林木寒暑不輟以爲常暇則曳杖而游於田間拾遺秉滯穗以歸或數日不得飲食則且舖糜也歲時伏臘張少保公像於堂上立維崧兄弟輩於堦下而語之曰若知祖父之所從來乎讀書明大義幸無忘若祖父爲也言罷淚浪浪下丙申侯仲衡方岳至自睢陽姚瑞初宗昌至自吳門沈高逸壽辰至自宛陵府君喜則與爲十日飲無何爲



五日醉後令維崧諸弟誦屈大夫卜居滿座爲楚歌府君聞而悲之越數日病病遂不起嗚呼痛哉府君生平著謨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游錄秋園雜佩唐宋八大家文選府君生於萬曆甲辰十二月初九卒於順治丙申五月十九享年五十有三配湯孺人御史大夫湯公京兆女後於康熙二十年長子維崧恭遇 覃恩贈處士公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母湯氏贈太孺人又於康熙二十三年季子宗石恭遇 覃恩再贈處士公文林郎安平縣知縣母湯氏再贈太孺人子男五人長維崧邑庠生以博學弘詞應召 御試一等第十名 欽授翰林院檢討娶僉憲儲公昌祚孫女次維崧邑庠生娶禮部郎中周公鑣女次維岳太學生考授州判娶文學吳公濯時侄女湯太孺人

出次宗石太學生安平縣知縣娶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戶部尚書侯公恂孫女貢士侯公方域女次維崧娶商丘縣夔州府知府宋公名世孫女庶母時太孺人出女二長適富民縣知縣吳公正心子庠生璟早歿次適御史吳公煥子全昌孫男六人長履端娶庠生吳公湛女次履和娶蕭氏維崧出履端出繼維崧嗣次泚宗石出次溶次 維崧出次 維岳出皆幼未聘孫女十四人長字庠生范公

長子

維崧出次字柘城縣戊子舉人新河縣知縣

王公培長子太學生鍊一宗石出次字呂英維崧出次字商丘縣侯公方巖孫象蒙廩生侯公明子次字新安戴公明信子乾鐸宗石出次許字癸丑進士濬縣知縣蔣公扶暉第三子 維岳出餘俱未許字不孝孤維崧泣血謹



述

述  
文  
集  
卷  
五

六

惠  
立  
堂

敕贈時太孺人先庶母行畧

歲戊戌四弟宗石自商丘聞生母訃奔喪以歸并以是冬十一月葬母於里中之新阡行有日矣宗石泣且言曰石兄弟五人不幸處士公見背魂魄潰裂今石與弟崗復罹生母大痛又因處士公歿後入贅異鄉故母之歿也衾綆含歛不獲一視茲者馬鬣將封并不得一言以爲母不朽其若爲人子者何兄其爲石紀之用乞當世之大君子立言能文章者崧竊自惟自壬午失恃丙申失怙荒迷閔凶文筆頽廢矧兩親未葬墓門片石卽欲差次生平大畧以請賢人長者銘尚含毫飲泗而有所待也今又何以誌庶母乎雖然母之梗概有不可揜者因此筆而爲紀大約母之德也不自見其德惟善體處士公之德及吾母湯孺人



之德以爲德者也吾母湯孺人性仁厚簡重寡言笑事舅姑孝相處士公順教子姓愛而嚴御中外和而有禮一時大家閭範咸嘖嘖稱吾母第一中年因家事繁劇又見庶母柔順謹飭其治家有法度遂力請處士公以母佐之其佐吾母也一稟吾母教一切糝醢修髓麻臬刺繡諸細碎能代吾母勤并不令吾母知母之不自見其德惟體孺人之德以爲德也如是迨壬午吾母孺人歿後藐孤三人妹二人獨崧稍長已有婦餘俱煢煢未有成立母視諸子女長者延師傅幼者調飲食推燥濕唯謹不異吾母孺人在時處士公喜癸未弟宗石生始處士公喜賓客癸未以後處士公旣誓墓不出絕不與戶外通家亦日益落或至不足以供饘粥然其喜賓客如故遠方賓客至毫陽而輒揖

於水西橋下者率皆爲處士公來也吾家雖甚貧乎而母必黽勉有無求所以得處士公歡者萬狀客或卒歲不去或一客而居吾家者幾至二三十年母始終無厭數惟謹不異吾母孺人在時處士公益大喜其體處士公之德以爲德而終不自見其德也又如是壬辰弟維崗生越五年丙申不幸先處士公逝嗚呼痛哉家門荼酷至此已極踰年而母亦亡維崧兩親大故而終天罔極之恨有歿身不可解者猶賴母在以撫吾幼弟母亡而弟贅異鄉并携幼弟而依其婦家以居嗚呼謂之何哉母亡二十七年以子宗石於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覃恩贈太孺人母姓時氏生於萬曆庚申年六月廿四日卒於順治戊戌年六月初八日享年三十九歲子二人長宗石太學生安平縣知縣



娶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戶部尚書侯公諱恂孫女貢士侯  
公諱方域女次維崗娶商丘縣夔州府知府宋公諱名揚  
孫女孫男三宗石出者一維崗出者二孫女八宗石出者  
七維崗出者一長孫女字新河縣知縣王公諱培長子太  
學生鍊一次字侯公諱方巖孫象蒙廩生侯公諱明子三  
字戴公諱明信子乾鐸宗石出餘俱未聘未字石將求當  
世之能文章者爲母不朽維崧謹銓次其遺事於左維崧  
謹述

吳湛傳

吳湛字濟明一字又鄴嘗問之則曰余擬更名子泌故字  
又鄴云又嘗自謂匣吟子陽羨人也居梅村吳氏爲邑中  
巨族屢以甲乙科顯而湛則自祖父來業農如故有兄四  
人皆農家者流也獨湛幼卽穎慧非常兒崇禎庚午年十  
八應邑侯校竒之拔置第一是年遂補博士弟子員當是  
時湛所結撰鏃鏃能新脫卸於詞場間幽雋綿邈一空羈  
馬湛顧以文章自豪乎其爲人簡默多至性哀樂過人與  
人交把袂作曲室中語一語百致笑吃吃不絕或及古今  
節烈梗概幽憂駭愕之事未嘗不起起而作狂奴拍張態  
也蓋余年十五六而爲賢豪長者遊已四五年矣肥腸滿  
腦輒大罵里中兒戒閹者勿與通顧於吳生私心雅好之



恐不能當也吳生此時則授生徒於內弟家因得時時脫身從之游吳生年二十餘負盛名維崧者年僅十五六耳見則稱吳先生吳生則否不以年齒驕余也是年己卯湛應試南都誤制副車中居無何丁其家艱湛既失所天又念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則從其族子禮部主事吳貞啟游於粵東時貞啟以南宮第一人爲東粵文宗聲施烜赫所評騭爲天下最獨湛之力居多粵東多佳山水一時名士如黎孝廉遂球陳公子喬生梁孝廉祐達羅孝廉大賓毋不與湛締莫逆交暇則狎游虛巽間摘其風土人物幽麗可嬉者錄爲粵遊日記語絕類劉義慶世說云癸未自粵歸嗣遵申酉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與里中任元祥吳帝賚諸人隱於詩酒間又前自粵歸則斥其橐

中修脯金購二十一史度之闕晨夕鈎纂暇則過諸子擊鉢刻燭分曹賦詩角拇陣以下苦醉則烏烏歌耳吳生旣簡默有至性哀樂過人又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又以中西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隱於詩酒間則一切不得爲崖異而洗洋以全其天族有貴人弟輩且驚嘗立吳生於堂下衆辱之吳生卒不動笑自若能爲詩自喻適志而已不復言開元大曆也間飲酒量不踰一醕喜交游然自吾邨一二人外希識其面蓋生於世泊如耳似無所留意者燕坐一室時見其讀王陽明龍溪兩先生書或與談乾竺家言則津津不置又好言丹鉛黃白之術嬰兒姪女飛昇拔宅之狀語多連蟬不可曉然卒以死也死之時歲庚寅年三十八子女各一妻任氏友人元祥姊也陳子



曰余作吳湛傳乃使人慨歎淩憶丁亥秋與余夜宿吳氏雲起樓西舍漏三下兩人籍草據梧坐吳生起自循其髮曰余年幾何髮已種種矣欲而卧則又蹴余曰人生幾何朝聞能幾聆其言心怦怦動也嗟乎余負生也

許肇篋傳

許肇篋字垣友宜興人也父某舉乙卯鄉薦第二許生名家子此其家不貧弱冠以才學知名當世顧許生爲人任誕自熹間脫身從狹斜少年鳴箏跼利屣爲格五拍張諸戲然愛姿制雅好標檢其自熹日益甚當是時江左無事士之負門第工文章者莫不車騎出入甚都許生顧盼自若以爲紆青拖紫陪侍豹尾作甘泉賦直旦晚事也申酉而南北之變起許生恚則棄其諸生而狎狂以自汗蓋許生年已三十餘其家亦稍稍落矣於是益鈞貫經史搜叢苑部上自日星芒角下及錢漕茶筴兵屯鹽馬以及織緯術數細碎諸書無不縱覽醉則爲詩而自曼聲以歌之所作冬青諸七言古體情事旣悲音節復壯歌罷泣數行下



人或謂許生酒狂許生曰肇筮醒而狂何必酒也居無何  
念隱約無窮時則日與蘭陵董以寧同邑陳維崧而流浪  
於吳越間一日以寧置酒召客命梨園小隊爲柘枝舞許  
生則爲金丸紫宮諸曲以挑之且徧讚諸客其任誕自意  
類如此城東某氏子者博徒也陽慕許生才而交許生許  
生時過飲飲且博旣而大呼曰仕宦何必執金吾但願得  
爲袁彥道足矣遂益沉湎十晝夜負博進以數萬緡計許  
生家落矣且縱博形神羸瘵遂病病且死死之日太夫人  
春秋高年八十餘哭失聲擲許生所弄樗蒲博筮諸物於  
堂下諸博徒聞許生死有流涕者

維崧曰肇筮少時爲詩宗竟陵一再與陳董往復後乃大  
悔詩亦益進惜死矣人或咎肇筮以縱博死嗟乎使肇筮

而不棄其諸生亦何至以縱博死也且死寧盡由於博也  
悲夫



馬羽長先生傳

前朝正德初年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馬繼祖以忤璫劉瑾致仕直聲震天下先生其五世孫也名鳳毛羽長其字世爲揚州之如臯人生而疎髯修幹秀眉目癯然骨見衣表神明奕奕隱百十許人善議論音響如洪鐘自五世祖御史公以骨鯁爲賢公卿而高祖孝廉公紳祖進士公洛復相繼以顯德馬一族幾幾乎甲天下德馬者始御史公同朝三馬時有德馬駿馬惡馬之謠德馬則公也先生爲兒時則已嶄然見頭角矣稍長補博士弟子員才氣蠡涌頃刻數千言試督學使者輒高等顧性不喜經生家言一切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所不蒐習搯筆而爲詩賦古文辭則益工於是邑中前輩若冒伯慶張成倩殷承麗



冒處冲諸君皆言馬生才矣諸君既才先生而先生亦殊  
以才自負一日者與余實甫王穆如兩孝廉登焦山絕頂  
酒酣耳熱江流有聲曼聲長歌山中栖鶻悉驚起噫何壯  
也方自謂名公卿子孫年齒壯盛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  
末旦夕致身顯盛以光大前人遺業無難者無何而屢試  
不第先生所爲文世或徃徃不解卽世所稱爲佳文先生  
又不解也應小試試又輒蹶先生試旣屢蹶而中表徃徃  
李公忠節許公姊丈嵩少冒公皆先後成進士稱一時三  
吏部他同輩亦多有貴顯者而先生卒不遇間嘗扼腕大  
言曰大丈夫讀書慕義以名公卿子孫熟識古今盛衰成  
敗本末何必起而爲吏乎生不爲將相得以布衣然諾爲  
里閭所恃是亦足矣當其義形於色是非邪正侃侃鑿鑿

公言於長吏之前絕不屑爲囁嚅態長吏每每心折之至  
三吏部則尤引重之隱若一敵國云七世祖馬定馬俊墳  
塋逼江岸一二里將爲波濤所齒先生私心憂之赤日中  
日蹶躅行數十里卒捐已所受上腴田若干畝改葬之葬  
甫畢江水暴至族人無不嘖嘖稱先生先見者邑中張氏  
子者細人也詭託於椒房之族勢張甚適大璫楊內監駐  
廣陵張則潛以書招之家且供帳甚盛先生憤疾馳三百  
里徑抵璫內室長揖不拜力言張某實非皇親族其在邑  
中甚橫公若徃虎而翼矣公且慎毋徃大璫悟遂已第六  
弟璽爲惡少年所螫械而致之楊內監之庭先生益憤甚  
奮身請代辭氣激烈楊監曰是頡而昏者得非辨假皇親  
者馬生耶事得釋子婿某以某事有所株連禍叵測捕者且



至婦家先生曰子行矣公孫杵臼魯朱家復何人哉不濟則請以死繼之婚後遇赦卒免婦父許文學六十無子先生為置一副室生子無何文學死其子伶伶俦俦往來溝塍間先生卒卯翼之凡先生所為讀書慕義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是非邪正侃侃鑿鑿為里閭所恃類如此先生兄元方翁弟季宣翁姊則吾巢民先生母太夫人皆六七十歲餘甚友愛猶子數人獨世喬工文章為諸生與余善先生磊落喜賓客四方名士如吳門金申之監官陳則梁俱稱莫逆交他若丹青繪畫方外技藝諸人絡驛而歸之者不絕也性喜潔蕭然一室度數百卷書日吟哦其中審歌曲解聲伎歌兒舞女一曲入微手按其分寸酒闌月落猶流連其音拍而不自已性不喜飲酒口不識井水味常

歲蓄天泉數百甌以供飲事浩浩落落望之神仙中人也先生暮年尤喜乘驢城外十五里有一別業曰新庄四面花竹楚楚日則焚香啜茗於其中泊如也前庄有中表許子斤五六里許有堂第馬文舉暇日乘驢携茗具往還其間率竟日忘返先生嘗有句曰小橋相望可呼驢風致益猶可想見云年六十有六卒卒之前一日而先生語其子世芑世芬猶子世喬曰吾生平讀數十萬卷書今死矣他無所愛者其以杜子美詩六本李義山詩二本而殉我焉從之

陳維崧曰始吾見先生於冒巢民先生家心固瞿然異之矣先生沒已三年每欲為文以傳之未敢忘也維崧常自惜其文不輕以許人或不得已間賣文以餬口文成輒削



藁今維崧於先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也其於陳生又非常豫屬之以文也一事之感人者深遂令人躊躇思慕而欲傳之後世然則天下之令人感慕者其事又在多乎哉顧余文非果足以傳先生者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邵山人潛夫傳

林山人古度邵山人潛年皆八十餘皆六十年前詩人余皆見之先朝神宗御宇五十餘載六服休暢被潤澤而大豐美南中爲陪京重地人士僑寓者尤多李本寧曹能始徐子卿諸先生先後官於南能詩歌喜賓客爭招致天下士士之通輕俠負才氣者爭歸之如潘景升王百穀梅子馬王太古陸無從柳陳父冒伯馨諸君且日樗蒲踰屣之會積錢隱人自諸王孫細侯都尉以下擁篲迎道左爭結驪諸君惟恐不得當諸君夜則絃服而宿北里鳴珂巷中今所傳南中倡樓社諸君是也兩山人年少時則已竊從諸君游矣林山人之言曰往者東南倭寇之亂戚大將軍繼光擁重兵開府海上一日置酒城樓大會客酒半大將



軍慷慨大言曰今者一孝廉將之燕一將軍將之秦諸先生有能爲文以送之者文成當出千金及他物爲先生壽坐客遂巡莫敢應先府君初文先生年甚少適在末座援筆立成數萬言大將軍讀之且讀且拜立獻黃金二十鎰白金二百鎰貂襜褕十名馬二他璫瑁火齊珊瑚明珠悉稱是當是時城頭白月如晝一軍驩呼余每聞其言輒太息而邵山人亦常雜述先朝盛事往往至泣下山人名潛字潛夫揚之通州人也邵於州爲著姓先世有官廷評者山人生卽聰敏異常兒顧授以經生家言則恚甚不肯讀或授詩賦古文辭則大喜晝夜疾讀不輟間操筆爲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實貧性又不善治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僅僅

拾橡剝薦以自給性下急與人語稍牴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間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輟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笈之里兒旣多訾瞽山人山人亦不樂居里中則跳而客游居南中爲李本寧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鄒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稭登談詩一晝夜也居無何山人念客游久鬱鬱不得志間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且蕩析久則轉徙於臯之委巷中而是時山人亦已老矣山人旣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媪給舖食室中止度數十卷書門無牡戶無屣屐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纍數十金貸諸胃脯酒削家息子母錢以糊口或給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常饋以金一夕爲小偷胠篋去立盡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山人於周秦兩



漢六朝書無所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籀篆善李潮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斜著書數十萬言多爲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詩則冒觀察爲錢之粵中觀察與范璽卿於山人里中最相知深也山人病且死而給其醫藥者觀察之子巢民先生死之日經紀其後事則長孺黃先生之力居多先是山人患滯下踰一歲矣一日語陳生曰嗟乎足下僕已矣顧千秋萬歲後誰知有邵山人者余悲其意心許爲立傳而未以告也乃今而山人竟死矣山人死而林山人尚與其子居溧水之乳山尚健飯

陳維崧曰山人八十時維崧適居東臯爲文以壽山人多序其生平軼事傳故不載或曰山人性卞急善罵維崧居東臯七八載山人每過維崧輒溫語竟日山人早過而維崧尚卧未起也則坐待日曬耳然則謂山人善罵人豈信然哉生見國家太平之盛以一布衣爲諸侯上客者垂六十年老而猶獨以死悲夫



吳姬扣扣小傳

幼時讀織書所載小青傳及松陵葉氏午夢堂集慨然愀  
 歎廢寢食者久之以彼其人清姿玉映固謝鮑之亞也乃  
 俱鬱鬱以死蘭摧玉折無迺甚乎既復自思夫其生世不  
 諧託身失所則亦已矣若乃婉變萃屋之下追隨青鎖之  
 間玉樹瓊枝芳華相照人生得此可謂厚幸乃輕塵墜雨  
 天卒不免焉如吳姬者抑又可悲也姬姓吳氏小字扣扣  
 名湄蘭字湘逸真州人久家如臯冒巢民先生侍兒也今  
 年中秋後二日綺歲正十九先生將為飾孔翠傅阿錫備  
 小星嘉禮焉而先期一月姬遂病病一月遂死先生哭之  
 慟頃與余同載廣陵舟中秋水霜天凄其無色寒鴉沙雁  
 與先生傷逝之聲相歷亂予亦言愁欲愁苦不成寐先生



撫枕爲余言曰僕自董姬小宛沒後爲影梅庵憶語千二百言哭之不惟奉倩神傷抑亦醴陵才盡自謂衰年永銷情累何圖今日復罹茲戚顧亡者誠一時之秀也而又以筆墨侍余不忍不一言以紀之言之又傷余心也子其爲我傳之余曰余居先生家數年雅聞姬清麗能文然未悉其詳請言始末先生曰姬八歲從父受書習戈法英惠異常兒舉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嫵間作淺黛色宛君見而憐之私謂余曰是兒可念君他日香奩中物也然姬性頗厭鉛華十歲卽守木又戒茹素隨余母太恭人誦佛及金剛經晨夕不輟已知其再來人矣而余自宛君新沒香鑪茗椀拂拭無人殘月曉風徬徨四顧暇時偶憶宛君前言內人復慙患不置十三四卽留姬隨予讀書授以詩詞輒

能諷習時於屏側作雛鶯聲尤愛讀全部文選杜詩常授以少陵北征古詩僅三遍卽覆卷成誦琅琅不遺一字余因戲語之曰子所能解者詩賦小致語耳若經史大篇亦能句讀者當爲子輸一雙條脫姬踴躍從命余卽隨手取架上史書一帙乃晉史石苞傳姬隨口句讀不錯一字疏解意義應對如流卽掣余條脫而去余時驚其宿悟豈知苞傳後有季倫一傳綠珠墜樓遂爲今日讖也傷哉又余年來好與諸文士作曲室中語藥欄湘夾唱和斐然姬向晚卽索諸藁去間有評隲輒當又余去冬今夏僦居廣陵姬間日以烏絲欄格子字作簪花體訊余平安姿制明秀點畫道媚同人竊見者無不妬余余綺疏舊藝蘭數百本姬一日寄余書曰見蘭之受露感人之離思余持箋在手



訝其清麗歸相詰問卿那便得如許巧製姬對以此特江  
文通語紅蘭受露稍除一字君自不覺耳其英敏大率類  
是余曰有是哉夫芳姿翺風不嫺史傳唐山衛鑠詎解文  
章姬乃兼之何其殊也先生曰不寧惟是顧姬之品格更  
有大異人者余數年以來家中出入悉由姬手姬不私製  
一鈿蟬不私易一織縞常一日檢朱提數兩畀以歸余蓋  
余歲久遺忘寘姬篋中者塵埋蛛裹封識如初余笑謂姬  
卿曠達人何以作宋老生學究氣姬正色謂余君何相待  
之薄也夫人有託而私有所染指焉非夫也君謂女子中  
無丈夫乎余媿謝久之其知大體立節概何如者余數年  
憂患姬外引大義曲相支拒內懷遠慮迴腸車輪又余頻  
嬰拂意情願下急飲食服御匪姬不歡間有需緩輒相讓

讓而姬婉轉奉侍捷如盤珠一家之中上而余母余內人  
暨子弟甥諸媳相爲憐愛無不加膝姬不以此自矜下而  
中外諸男女視姬有加禮焉姬益以自下其性情才識不  
異宛君也而今又死矣傷哉憶春間携姬看桃花於水繪  
堤前姬向余索詩君生平言語妙天下何獨於小女子惜  
一言耶余乃作四小詩贈之姬生平未嘗向余索詩茲若  
有亟亟然者可異也又姬近日撮唐小絕句如玉顏不及  
寒鴉色之類令畫工圖之皆閨房憔悴語不知何故一日  
爲余種白秋海棠內人勸其多植數枝姬忽太息曰前人  
種花後人看花余今日知又爲何人計耶正復何須作此  
暇時余問以子素學佛今何以都不誦經姬曰誦經須出  
家人可爲今予旣以身事君子矣奈何言罷似悄然不悅



者余益信姬定為再來人無疑也今果舍我去矣先生言  
竟哽咽摧藏余亦泫然不知所出江風大作蓬月忽低援  
筆為吳姬小傳

余蘇州人其家內人憐其多故遂為之傳  
其家之賤今盡工圖之皆閩吳者皆不賦而為一  
言而余亦於四小結體之賦主平未嘗向余索其  
異家語也而人又天矣則若歸春開卷讀詩外氣  
中校前與之賦賦亦賦賦賦賦以自下其詩本始不  
異于余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墓誌銘代

甲午冬某月某日如臯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卒於家其子  
襄以訃聞於某某旋為位哭越歲乙未襄復渡江千里涕  
泣拜且言曰先大夫之棄藐孤一載矣惟茲遺命將以某  
年月日葬先大夫於祖塋之昭墓門片石冀所以不朽先  
人者惟在先生也願先生賜之誌而繫以銘襄幸甚先大  
夫亦幸甚某老矣生平與公子游甚驩又辱公知最久雖  
不文其何敢辭按狀公姓冒氏諱起宗字宗起號嵩少廣  
陵如臯人始祖致中元末為兩淮鹽運司丞至如臯東陳  
鎮土風饒沃顧而樂之遂與隱士郭通甫家焉張士誠雅  
慕公因亂挾公入吳封安督丞相佯以疾辭久之遁歸聚  
書一樓終身不仕二世仲彰善岐黃家言三世永宗積學



善屬文益發祖書讀之亦終身不仕學者私謚潛德先生  
 四世劍處士五世太學瑋以子鸞貴誥封奉直大夫鸞弘  
 治癸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右叅議而成化乙未進士  
 巡撫寧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政實公之弟云六世鳳肥  
 鄉主簿七世閻益府引禮八世承祥光祿監事夫婦皆年  
 九十餘九世士拔松潘衛經歷十世夢齡字汝九號玄同  
 以明經起家屢遷至雲南寧州守所至有能聲後誥封奉  
 直大夫晉四品階即公父也母宗宜人邛州守雲衢宗公  
 女是生公公生而豐頤偉幹虎項舉止英爽記誦異常兒  
 寧州公心竒是兒欲以嚴見憚者備之而寧州之兄海澄  
 別駕公也者無子視寧州之子為子則又絕憐愛之矣萬  
 曆庚子公年十一歲已工屬文工且敏寧州公每飲馬史

某所日課公四書題一即於席間覓敗赫蹏書去夏月公  
 或於浴室中間之浴罷立脫藁馬丈者公內父也酒間讀  
 公文立起舞而寧州老友殷承麗張成倩暨羣從伯慶諸  
 先生遍讀公文又無不各立起舞云十七補博士弟子員  
 才名鵲起大江南北間先後受知於督學使者熊公芝岡  
 駱公浸曾遂以高材生餼於庠而知縣新鄭洛望熊公者  
 尤竒公文常一歲拔公數十尉軍他臺使郡守觀風季試  
 公又輒第一然居恒輒擗腕自言曰人生握三寸弱毫當  
 於百萬軍中取大將軍頭彼見小敵勇而沾沾自喜何為  
 耶蓋淺之乎其為丈夫者以故公文益工學益殖丁未取  
 馬恭人癸丑至乙卯從宦會昌戊午舉應天鄉薦舉主為  
 來閣學某鄭文恪方水公而以雲間司李為公本房者興



國劉公碧山也捷騎至宗太宜人輒然一笑曰吾兒與吾父何先後奇合耶蓋太宜人父邛州公實以前戊午登賢書閱六十年公又以戊午雋云公旣以文章膺鄉薦取盛名而生平負至性性尤至孝自應試計偕外無一日不侍寧州公宗太宜人己未寧州公患滯下庚申復病寧州性又甚卞病輒罵醫者勿與通最難事公宛轉事之輒勿藥視別駕如寧州公視朱孺人如宗太宜人蓋先是公爲諸生時別駕寧州俱謁選人北上公年雖弱對七十五齡大父養生送死公則固已代之矣歲辛酉而重慶奢酋之變作重慶者夔門之要害處也時寧州方由會昌補蜀之鄆都重慶距鄆都順流且五百里而近涪州長壽兩長吏又缺賊兵旦夕抵城下屬且爲之奈何公方從宦署中事急

寧州則誓獨身餒賊而命公奉母挈妻子以行公固不忍行也又不得不奉母行蠶叢殺人如麻錦官城百里無鳥雀公橐中無一倂錢荆江惡浪如雪崎嶇數閱月始達楚會城楚會城熊撫軍假以兵符始得歸熊撫軍者常觀察廣陵試時拔公文第一者也公旣奉母歸而念蜀道遠於青天倉卒不易得圍城信於是歲暮矣伶仃風雪凍走鑿江僦逆旅半間卒歲蓋此中多楚蜀長年估船最易得百丈消息也無何而重慶之圍解寧州公量移滇南尋解組歸而寧州之兄別駕公亦由海澄致政歸矣別駕寧州旣先後歸而公又以名孝廉兩試春官不第弟兄父子方家居謀所以奉兩老人歡恐不能得當也則爲園一區顏曰逸園蒔花竹築亭榭以居兩老人兩老人善酒諸賓客率



亦多善食酒園中惟置酒具鴟夷纍纍自牀頭直至門外  
花朝月夕公率婦子潔修隨市藥果以從往往參橫月沒  
猶屏息伺兩老人叱酒聲別駕公尋以毒瘡發將不治公  
侍疾不異視父母疾病時別駕公疾革呼公而語曰豎子  
吾惡夫世之無子而欲立人之子以爲子者今爾之視吾  
不異於視爾父而吾之憐愛爾或更踰爾父他日者爾以  
一人奉吾兩人蒸嘗吾何患爲若敖之鬼乎千金之產悉  
以與兒外此不分一錢也然別駕公沒公卒力贊於寧州  
公爲擇疏屬一人嗣之一而再再而三四後復命其幼子  
齋繪別駕公夫婦二像張堂中歲時伏臘奉祀不絕又常  
以子銓奉別駕嗣銓旋天折云別駕沒而寧州暨宗太宜  
人婁歲稱六十觴公次第贊海內賢公物能文章者爲文

以獻寧州公驩甚太宜人亦極驩甚當是時公年將四十  
矣兩尊人年俱六十餘思欲得一第以爲父母榮也念三  
上春官而報罷者又三矣乃發憤入都與同年生汪無際  
者槌關寓所作文百首每首輒經汪點定蓋春鮮閣稿中  
諸作是也稿成復經成忠烈艾東鄉兩公評以行世與百  
可亭諸稿俱贈矣一時遂以是年登進士第出施張兩閣  
學暨豫章謝侍讀門是歲戊辰蓋明思宗登極元年也釋  
褐選行人公特疏請覃恩於是寧州公晉封奉直大夫母  
封宜人元旦公率其婦若子奉所錫雪錦之誥於堂上寧  
州服垂鵬而帶釵花宜人披霞而紉翟羽里閭嫺黨無不  
侈爲盛事同榜之緣公請而獲封其父母妻子者且一日  
至四百人尤爲新及第諸公異數云公爲行人三差一差



護溫陵楊相國還里二差冊封魯藩三差以卹典使浙皆  
便道還里門公官行人三年而依依膝下者且過半當庚  
午之奉使還也而北兵之薄都下者且累月矣四方勤王  
師雲集皆逡巡不敢至城下城內人莫得城外人消息公  
獨穿萬馬長營入朝朝中始知外臺事朝房中諸公爭額  
手稱慶而吳門文湛持太史尤敬異公壬申應考選授南  
京吏部考功司主事癸酉轉郎中皆迎養寧州公於留都  
暇則以板輿昇寧州公與內父馬公暨金陵一二故人檇  
梅於靈谷半山諸勝甲戌而分巡兗西整飭曹濮山東按  
察司僉事之命下始公之考選也法當得御史卽不御史  
亦不當考功南京繼公之爲吏部郎也故事正郎得計吏  
公正郎復不得計吏其兩失之也則一以同鄉貴人故一

以失冢宰驪故公旣失冢宰驪由考功郎官兗西則遂將  
之兗西然是歲寧州公實七十矣公先期丐文爲壽如乙  
丑稱六十觴時乃瀕行復遲遲行也而寧州公者素性卞  
也且以嚴見憚公卽以衣冠見不命坐不敢坐有所告幾  
嘖嘖而後言故命出無敢阻是行也寧州公叱之行則行  
行而流賊之破汜水薄歸德虞城者勢且窺黃河公乃同  
曹人劉澤清拒河公拒河而風聞賊之躡中都者且及淮  
揚公憂甚則屢遣急足問太公太公報健飯乙亥九月十  
七公忽於寧陽境上聞寧州公訃痛毀奔喪踴哭幾不欲  
生公時奔喪以南而曹之一軍白衣射相送哭聲震天地  
不下數萬人一軍如茶越明年丙子太宜人復陡中痰疾  
仆遂不起公益搏膺大號曰昨年喪父今年喪母而皆不



獲將湯藥滌厠於床下也某其非人哉哭不止繼以血  
初公之再出防河也寢食黃流遂及一載風沙漲塞兩目  
皆瘖卽寧州長逝時不及一相永訣然同時之爲亮東東  
亮者安坐而獲高官公雖經兩臺特疏薦官如故於是臺  
省如葛介龕范大來交章以邊才薦同鄉徐蓼莪憲副又  
以公功力言於朝然功卒未叙也服闋補粵東高肇道高  
肇多珠玉象犀翠羽香藥諸物公醜酒珠江而設誓曰吾  
他日檢粵中裝而以粵之一物歸者有如此江甫蒞粵特  
揭發賕賄者一制府據揭糾叅者二公直聲震天下人亦  
故爭甚之半載調衡永又半載調襄陽而襄陽新爲闖獻  
屠破勢更危於官曹濶時當是時也歲爲崇禎辛巳全楚  
震動邑屋無人烟左良玉鳴張於襄樊張獻忠蟻聚於補

竹降賊數十萬復出沒肘腋間撫軍監司守令無一人可  
語緩急者襄陽危在呼吸城中其事惟朱推官某一人公  
屹然不爲動曰男兒旣委贄事君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  
今誓與此城與存亡耳且吾一生不善作官效已大觀矣  
蓋公少年時南昌萬儀部某爲公推干支語也而鄭方水  
先生亦常語公吾鄉萬君推子命如是子勉之願毋負此  
語矣公居襄陽踰年降大股賊惠登相王光恩等八萬餘  
人而公子襄方以文名重天下一時卿相爭折節與之交  
公子念父以勞臣而踐危疆也戒家人不令公知而陰泣  
血上書諸貴人諸貴人頗心動同鄉之孫黃門顏吏部成  
御史又翕然咸訟公寬公乃得移寶慶而乞骸骨以歸歸  
未兩月襄陽復破或曰天也公自亮西迄請告五調未晉



一階癸未大計反以粵東發賄事鐫卓異監司四級人言  
公一生不善作官果然甲申復補漕儲而南北之變起公  
於是不復仕矣蓋是時江淮盜賊且蠶起臯邑城外則竈  
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日夜不絕公度無可  
如何則率家屬而依鹽官之陳梁以居陳梁者公子死友  
也梁當未與公子交時則已從公游矣事稍定乃復從鹽  
官返如臯公歸如臯見城郭里巷室廬田畝都非舊日遂  
邑邑不自得若有所不釋於中者構小齋爲舫手一編日  
坐卧其中且旁通乾竺家言暇則植寧州公墓上梧檟與  
馬恭人弄孫爲娛終不復通世事甲午冬遂以疾卒於家  
公生平素彊飯至是病公子裹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百  
十晝夜血淚俱竭延醫侍藥百計不廖疾革惟大書一紙

付孫禾書曰汝父天生孝子汝所宜學書畢語不及亂神  
明湛然乃逝逝之日里巷爲罷市父老子弟識與不識無  
不哭之慟曰天何以奪吾冒公然余聞公十年以來恒於  
一室中竊竊自語蓋爲祝宗之所者非一日云公賦性耿  
介毅然不可干以私居官數十年苞苴無敢入竿牘卒不  
一至有司有司亦絕嚴重之事關桑梓利害則侃侃言不  
阿解紛排難尤不樂使人知其後人卒知之輒相率叩頭  
階下以去公與人交率多婉摯終身如一日喜施與樂賑  
卹蓋邑之生藉以舉火而死藉以葬者又指不勝屈也下  
至人奴臧獲咸得其驩心卒之日家中五六歲小兒俱啼  
失聲曰是誰復以餅餌啗我耶其爲人所恃類如此先後  
著述有得全堂文集若干卷得全堂詩集若干卷七游草



若干卷律陶集杜經質史拈共若干卷又纂輯暗合曩編  
若干卷鄭文恪序又古今將相兼資志若干卷又與張成  
倩羅及申註太上感應編又註解金剛諸經又著釋藏寤  
言凡所著及所纂輯書不下數十萬言公生平師友諸生  
時與何非鳴謙顧巖叟某馮五玉明玠劉吉侯某爲縞紵  
交登第後與文相國震孟陳司成仁錫姚宮詹希孟傅閣  
學尉王宗伯鐸蔣閣學德璟何相國吾騶馮鄴仙元颺留  
仙元颺倪文正元璐爲莫逆交公生於萬曆庚寅某月某  
日卒於順治甲午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五配馬氏誥封恭  
人子三長卽襄以明經授推官娶蘓氏同邑廣西左布政  
愚曾孫女貢士民牧子文華殿中書舍人文韓女馬恭人  
出次襄邑庠生娶秦州丁丑進士官繼蘭孫女癸未進士

宮偉鏐女次裔聘某俱側室劉氏出女一適封吏部主事  
李公伯龍孫文學之材子鼎邑庠生馬恭人出孫男二人  
長禾書邑增生娶戊辰進士姚思孝孫女次丹書郡廩生  
娶某俱襄出孫女一人襄出曾孫三人曾孫女二人俱禾  
書出余誌公墓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蓋自公沒而江  
南北之遺老幾幾乎盡矣旣以悲公又悲余之老而尚在  
也乃爲銘曰

廣陵僻姓冒爲最著前有大叅後惟憲副跳盪淮海人虎  
文龍官不稱德祿不酬功誌公生平公真不朽所未盡殫  
甲申乙酉申酉之際余所難言風號大陸海立乾坤柔順  
且貞幽芳以勁祈死祝宗公得其正太湖浩淼愁鬼所宮  
余年八十媿未從公寧州幽宅公藏其側寒從父衣饑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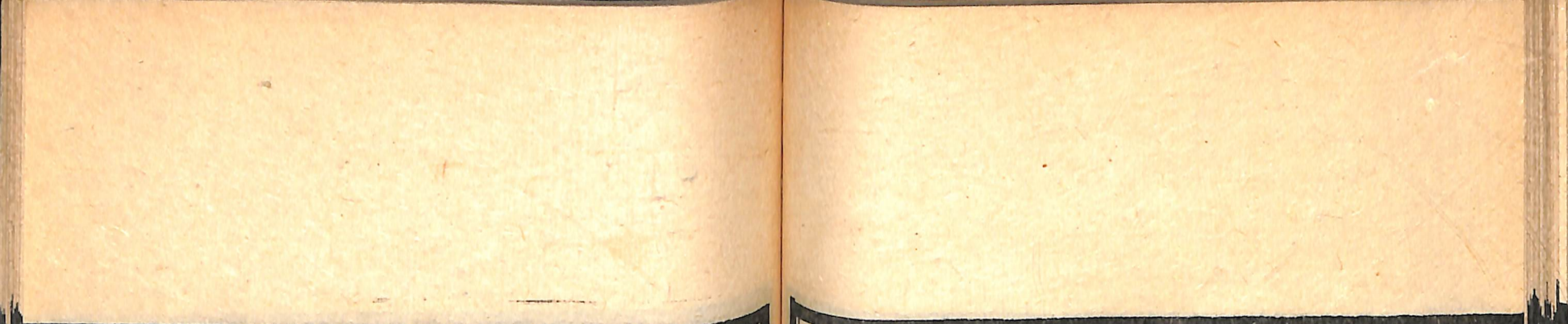


母食文孫令子公足以傳伐此豐碑於萬斯年

新安戴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表

余十年前往來梁宋間與徐恭士侯叔岱徐邇黃宋牧仲諸君游諸君皆磊砢負志節能讀書蓋邑中所稱賢士大夫也外則又有戴企之孚尹兄弟企之名望孚尹名信新安人僑寓宋中早年事儒業繼苦貧不能讀書而隱於闈闈間企之為人沉毅篤至悃悃有信行中年屬有張籍之疾不良於視家事一切藉孚尹筦鑰之孚尹則南游濠亳北走汜維織悉刻苦逐什一之利以資俯仰奉其兄若嚴君然秩秩如也余交戴氏兄弟而二人亦樂交余年來余宦游都下不至睢陽六七年矣睢陽諸子則時時以尺一相聞一日戴氏兄弟介余從弟長慶以父處士公暨母吳孺人墓門之碣請夫余既雅知戴士兄弟綽有古賢士大







夫風而新安戴氏有遷居於義興者固弟長慶婦家也孚尹則又與四弟宗石締密姻稱夙好余雖不文其何敢辭按狀處士公諱可贊字育卿徽州人也戴氏爲新安望族累世以耕讀傳家頗克裕類多能文章以科名顯者至處士則稍稍落矣弟八人處士其季則奮然露頭角讀書持門戶代諸兄作家督家顧隆隆起處士公雖善持心計乎顧個儻好節俠不屑爲拘拘滑梯態與人交坦懷介性不侵爲然諾人以公長者或負之卒亦不與校也以故里閭中輒嘖嘖處士公不幸邁末疾捐館舍年僅僅二十有六里閭中則又咨嗟歎息曰爲善無不報天其俾有令子乎然是時處士公二子望六齡信四齡孱焉兩藐孤則里閭又適適然憂之配吳孺人者亦邑中大族子也時年亦僅二

十有六顧杭慨明大義處士歿搏膺慟哭曰未云人所以不相從地下者以此兩呱呱者在呱呱一日未離懷抱則吾一日未可死也遂仰天泣下以立孤爲己責顧堂上兩老人尚無恙孺人則上事舅姑下育兩幼稚日晷勉將茶茹菹間及舅姑相繼歿喪祭之禮無不備也處諸姑妯娌之間尤以媻睦稱如是者幾三十年兩兒雖不獲已輟誦讀撻竒羸要不敢墜先世清白之緒迄能漸次有成立矣孺人始輒然爲一笑曰今而後老婦庶可見亡者於地下乎適積勞成疾却醫者勿進遂歿時孺人蓋年五十有二云兩戴兄弟痛所生之早逝哀母氏之劬勞歲時臙臘輒哀號躑躅而不能去也乃以某年某月合塋處士公暨孺人於某鄉之阡嗟乎人亦有言水本水源觀處士夫婦之



所以貽後人者其食報不可謂不厚矣雖厄於年克昌其  
嗣視世之姝姝煖煖積金以遺子孫者其相去為何如也  
若企之兄弟之立身制行善必稱先雖今世士大夫能不  
媿者有幾人哉殘碑齧碣水冽松蒼後之徘徊其下者其  
亦想見其遺風餘韻也夫噫是殆未有艾

陳迦陵文集卷六

宜興陳維崧其年撰

睢州田蘭芳梁紫

晉江黃虞稷俞邰

柘城王培益仲選

商丘劉榛山蔚

樂章議

弟維岳緯雲

宗石子萬 叅閱

男履端

姪 泚 校

從來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樂也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  
颺祖功宗德於勿替也自古帝王德之盛者莫如舜功之  
大者莫如武當時播諸聲容被之絃筦盡善盡美有所謂  
節韶大武者實乎尚矣乃咸英韶濩而降世紀殷遙歌詩  
合樂其辭俱莫可考在三代則可考者無如詩其間用之



郊廟宜歌頌用之燕享宜歌雅蓋今學士大夫所誦習清廟臣工諸什鹿鳴魚麗諸章是也至於一代之興必有一王之樂自漢以還稽諸郊祀之志採夫禮樂之書以暨歌工樂正之所掌亦既犁然備矣我國家膺圖御籙高朗昭融始之

太祖

太宗之肇造繼之

世祖之開基加之我

皇上之繼緒文謨武烈丕顯丕承茲又六宇蕩平萬邦式廓所宜登歌薦豆奏假升歆而郊廟燕享仍用舊章詎所以紀休嘉彰懿美耶則酌古準今審音協律誠爲今日之上務已常試統歷代樂章而揚扞之一則古辭之繆也古辭

維何漢房中安世諸樂府是其世遠其辭與其篇什殘佚而失次其音節聳牙而詰屈後世讀之甚且以餘聲爲正字以缺簡爲完文音曲互淆宮軒迭混夫古之爲樂致其懽愛導其堙鬱要皆以元音雅韻鏗鏘鼓舞於節族之間而何取乎艱深鈞棘爲也則古辭之不當襲也一則俗詩之失也夫唐之十二和宋之十二安其辭類多崇雅黜浮去六季滌靡者遠甚明初洪武命儒臣宋濂撰定樂章蓋炎精開運樂奏中和諸曲猶駸駸乎有盛世遺音焉沿至嘉靖流弊已極其曲則填金元變弄之名其辭幾類史巫紛若之習故府所載迎神望燎諸闕至今猶令人嘔穢焉夫民間報賽猶屏繁雜之聲何況煌煌鉅典赫赫明神而乃以俚歌野諺褻之神其毋我吐乎則俗詩之不足沿也



且夫五帝不同禮三王不同樂頗怪後人專相撫倣如鹿鳴也而魏以於赫當之騶虞也以巍巍當之文王也以洋洋當之夫摹之而極肖猶非昔者精意所存况摹之未必肖乎則以撫倣爲樂者其失一雄主英辟好大喜功多陳祥瑞每言符命諸如太乙天馬漢初遂已不免他若赤雁之篇麗而非典得寶諸曲華而近諛後之稱斯樂也其謂之何夫雅訟諸章於鋪張揚厲之中終不忘震動恪共之意於笙簧酒醴之日而不廢咨嗟儆戒之情顧乃革謹竹濫每事矯虔其何以答神庥承天眷也則以浮夸爲樂者其失又一今日之樂鑿此數端澤於大雅本之敬

天法

祖以悟其原極之憂盛危明以防其漸下焉者美必歸之

主上上焉者善必讓之

天

親不吳不敖以依以永太和之象不又在

皇清宇宙間乎若夫笙匏管籥之不一其音龍篥象簾之不一其制矇瞍者責也鞞鐸巾拂之或殊其用七鞞萬舞之或異其儀則又繆樂者職也修而舉之是有均人之倫清與太常之綴兆在謹議



文杏齋記

文杏齋者家大人讀書之室先大父少保公所構也齋在堂之後在樓之左廣可斗許圖書之外容膝而已故雖樓而以齋名焉齋對兩文杏因扁之曰文杏齋之下壘石爲池蒔以藥果白山藥一株綠萼一丹桂一花石之隙植以蕉桐被以枸杞秋冬之際紅葩朱實徃徃不乏也齋之上則大人讀書其間一日大人呼崧而命之曰爾小子亦知斯齋之所自乎自爾祖少保之構此齋也三十年矣自爾祖之棄世而爾父之險阻艱難以處此也又廿餘年矣念平昔踪跡所之燕趙吳越之間名山勝境歷歷在吾目焉然自甲申乙酉以來余不復出矣念疇曩交游如貴池吳次尾金沙周仲馭宣城沈眉生梅朗三雪苑侯朝宗吳門



錢吉士雲間李舒章曾盤桓磅礴於此齋者今其人或在或亡又不可復見矣齋之中吾留名山記一焉庶幾不復出者可以當卧遊也齋之中置綱目一焉庶幾思其人而不見見古人如見吾友也吾齋之中又雜置雅實堂制藝樓山集壯悔堂稿陳黃門詩婁東吳太史樂府焉皆吾友也吾又雅善是也餘則薰爐一杖一蒲團一茗具二聯以忘世焉吾寓吾志也小子誌之崧退而不敢忘夫時代遷移人物非古卽如一書畫末技耳而書此齋者吳門范長倩學使董文敏張山人爲之圖焉今其風流姿制猶有存焉者乎况乎先世節孝之栽培先大父清白之堂構以及余大人二十年憂患之行藏其可感有百倍於此者然則崧又何以繼此志乎而豈徒效桓宣武之故態婆娑文杏之下留連枯樹而不能已也



依園游記

出揚州北郭門百餘武爲依園依園者韓家園也斜帶紅橋俯映淥水人家園林以百十數依園尤勝屢爲諸名士讌遊地甲辰春暮畢刺史載積先生觴客於斯園行有日矣雨不止平明天色新霽春光如黛晴綵習人急買小舟由小東門至北郭一路皆碧溪紅樹水閣臨流明簾夾岸衣香人影掩映生綃畫穀間不數武舟次依園先生則已從亭子上呼客矣園不十畝臺榭六七處先生與諸客分踞一勝雀爐茗椀楸枰絲竹任客各選一藝以自樂少焉衆賓雜至少長咸集梨園弟子演劇音聲圓脆曲調濟楚林鶯爲之罷啼文魚於焉出聽矣是日也風日鮮新池臺幽靚主賓脫去苛禮每度一曲坐上絕無人聲園門外青



簾白舫往來如織凌晨而出薄暮而還可謂勝遊也越一日復雨先生笑曰昨日之游意其有天焉否耶雖然歲月遷流一往而逝念良朋之難違而勝事之不可常也子可無一言以紀之并屬崇川陳菊裳鵠爲之圖圖成各係以詩同集者閩中林那子先生古度楚黃杜于皇濬秣陵龔半于賢新安孫無言默山陰呂忞字師濂山左劉孔集大成曲智仲動吳門錢德遠夢麟真州王仲超昆崇川陳菊裳鵠李瑤田遜張麓述翥徐春先禧秦郵李次吉乃綱舍弟天路騫暨崧共十有七人

重修芙蓉寺碑記

代別駕熊公作

環荆溪城南者銅官山踦銅官南麓爲芙蓉寺寺肇自唐太毓禪師師叅江西馬祖得道結茅此山同時襄陽龐居士道蘊與師爲方外交嘗三到寺中後人因以名亭卽今名來來三到者是厥後代有建置固蔚然江南一鉅刹云銅官陂陀起伏與故鄣睦州巖壑相鈞連 國朝鼎革初年奸民徃徃倚寺爲萑苻藪盤踞窟宅僧人各鳥獸散去問所謂古芙蓉寺僅滅沒於荒烟暮靄間無從識舊時規制矣僧去而寺中田畝遂不可問賦稅日絀邑人患之順治十三年荆溪紳士始公請禾中高僧自閑入寺自閑先令首座雪丁率數衆行抵川埠則路弗不受趾麓糧宿火覓居民爲鄉導始得達至則灌莽叢生蓬蒿艾藿如林立



飛廳野獲謹噪悲吟訝此豈然者何來也既入寺窪若弁  
甌幽翳論或絕不類人間世雪公晝則腰鎌斲刈惡草  
暇支敗竈糜橡粟作食夜則偃仰一破樓中戶以外橫一  
棹楔距之距未闔恍惚悲風吼林薄哀湍瀲灩繞寺鳴徐  
聽之蓋山魍作聲或羣虎怒嘯耳如是四閱月始克迎自  
公入院監院事者仍屬雪公一人無何雪公應四明雲峯  
請不數年自公又示寂於是寺之漸有起色者乃復稍稍  
落監院以繼席乏人則倉皇四請請或不肯應或應矣以  
爲此磽然犖然者何至與百獸爭此土也甚者旦夕行且  
接浙行然後快最後仍渡江懇雪公雪公念始事之勞不  
獲辭至則舉廢弛輸賦課斥囊鉢且畧盡蓋雪公未至時  
先已遣僧徒十人事播種今則漸可鉅獲矣經營又數年

而寺之傾圮者剝落者田之蕪穢不治與僧徒散而之四  
方者至是盡復其舊且視昔有加焉嗟乎不綦難哉歲戊  
申雪公自崇明歸構禪堂五楹伽藍祖師左右殿各五楹  
明年余署篆荆溪舍弟高州守明軒來視余爲塑金剛像  
四橋一名曰熊公橋以倣龐公亭繼余與太守紀公先後  
勘荒至芙蓉余則爲寺田規荒熟撥圖甲而紀公則發願  
倡興大殿又實與余共之殿斷手甲寅季冬不三年成嘗  
爲總計之雪公順治十三年入寺康熙四年繼席前後開  
荒共二百八十餘畝增置山場千畝有歲創造寺屋四十  
間修葺破壞八十餘間裝塑佛像若干軀置買什物若干  
器倡之者太守紀公佐之者五邑共事諸君暨宜邑諸善  
信而補苴缺畧不佞兄弟亦微有力焉一日者雪公邀余



入山循橋而折入寺門徘徊來來三到兩亭間掇龐公榛  
食之憑高眺遠善卷離墨諸峯繚青縈黛歷歷能識其處  
雪公笑謂予曰居士亦知之乎今日之琳宮紺宇矢棘翬  
飛皆昔之敗井頽垣荒瓦斷齏也今日之瓔珞莊嚴幡幢  
妙好齋魚粥鼓花雨潮音皆昔之篆綠蝸黃愁燐慘霧也  
悟成敗之迴環悵萬緣之幻泡後有來者其孰知前人之  
勤且勩乎因追溯往事夜分太息不遑寐嗚呼凡爲之而  
勿冀其成成之而勿患其紆且久則必有物焉以相之矣  
天下寧獨一事爲然哉余嘉雪公之確苦淬勵卒能拓復  
舊刹而又懼遺跡之或湮也是爲記

醴泉記

余自某年某月建節天雄厥地馮鹵井泉多不可食往往  
待汲於郭外頗苦之適署北隅有隙地蒙叢灌翳隆窪礪  
确彌望不可以刺夏閏四月間余偶至其地披荆刈棘命  
隸人腰鎌而鉏掘地甫踰咫水灑灑然佩環鳴衆曰泉也  
掬而漱之甘僉大異之遂甃以爲井築亭於其上而復建  
龍王廟若干楹修祀事焉昭神澤也先是在京邸時夢至  
一署室皇堂廡庖廡欄楯隱隱與今署舍相類夢中復有  
告我者曰此中有井味殊惡吾爲公改疏於北乃可食至  
是始悉驗噫異哉功旣成與諸椽屬酌水於茲亭而樂之  
諸椽屬旅進言曰美哉泉乎昔歐陽文忠得紫微泉因名  
豐樂又范文正有惠政溪側忽湧醴泉茲泉也其爲公出



乎公先世曰樂天尚書築堤錢塘至今呼爲白公堤然則  
茲泉也其爲白公泉也歟余曰是不然傳曰人君行政和  
平則豐泉漙今國家以水德王我皇上復涵濡萬彙滋液  
百物民和俗阜協氣應之然則泉之出也神之賜實君之  
賜也夫頌揚主德而不敢以自私臣之職也退而記之使  
後之飲斯泉者有所考

戴務旃歲寒三友畫記

歷陽戴子務旃爲人磊砢有正骨工詩尤長於畫畫則吳  
祭酒梅村楊太守仲延尤極稱之余常見其大小十百幅  
着色皴染崢泓蕭瑟出入董北苑僧巨然間允爲畫家逸  
品茲歲寒三友圖一幀則爲冒子清若作圖畫巨石一峰  
不枝而壑不蔓削然特起沙土受綠其旁松一梅一竹一  
松則龍跋虎攫爲畢宏韋偃所未曾畫竹則渭濱千畝淇  
與數竿烟枝風篠交與可湖州一派近在河村而翩然天  
矯於支離叟此君之間者梅也圖止此他並無長物或曰  
戴子之爲是畫也何與意其有感而然與或曰戴子爲是  
畫戴子因冒子而有是畫也然則冒子又豈其無所感而  
然與吾見夫天下之言情者矣人之言曰人亦惟是大者



重者之可以用吾情耳他無所用吾情也為此言者是殆與於不情之甚者也吾未見夫忠如屈原孝如曾參信如尾生遇昆蟲草木之變而不言其傷感匹夫匹婦精誠而不致其悱惻也故夫不言其傷不致其悱惻者其人忠必不如屈原孝必不如曾參信必不如尾生也冒子感焉因見天下之舉不可與言情而有一可與言情者焉而圖之畫之未也又屬陳子記之又未也又將屬天下之人而歌之咏之冒子既圖之畫之記之歌之咏之而人之深情者勸矣冒子圖之畫之記之歌之咏之而人之雖不及情者能不終始而一其情哉況夫賢人君子之相與數十年如一日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昔人云有小題目無小文字此篇也行文大段從曾南

豐墨池記來其綿邈淡長一唱三歎則又廬陵得意筆也  
自注



然先生則已從友人所每集必娓娓談陳生詩嗣後不相聞者又年餘去冬過吳門一謁先生先生坐未定則手僕詩一冊吟詠不絕口且曰陳黃門後一人也先生則出近作如贈吳駿公太史和雲間秋日感懷詩十首調圓骨雋節短神長僕私心竊幸得當先生也無何別去居數日自雲間歸再謁先生先生則已爲僕序揚扈雅頌考據淵旨神不沒詞藻不沒思擬於沈約之論謝靈運也後數日聞先生病然松陵吳兆騫言先生雖病必娓娓陳生詩又數日聞先生死僕來吳門則先生者果死矣然聞葉君言先生未歿時必娓娓陳生詩且日望陳生來也嗚呼先生而果死耶先生而死不於數年之前不於數年之後而於今日耶抑諸先生長者如黃清漳張婁東吳秋浦陳雲間諸

君零落畧盡矣而不留先生一人以爲靈光之歸然耶若然何先生知崧最晚愛崧最淡而湖海樓一集出必袖之以出歸必袖之以歸耶郢人絕斤子期斷絃生平已矣握手何言維時聞訃之曰老父未識先生之面涕下沈瀾幼弟一聆先生之耗悲來於邑然則崧顧未暇爲天下慟先生爲千古慟先生而國士之知存歿之誼先生又何以死也雖然天下有先生千古有先生先生固未嘗死也



祭王西樵先生文

昔吾友沈子禹甸自新城歸也余曾相遇於闔閭之城扁舟握手示我以二王先生集余反覆洛誦見其海涵地負籠蓋百家者輒口呿舌橋而歎爲河嶽之精英自是以後余傾倒夫兩先生者幾以爲縹緲之三山吾終不得而見也而沉思若遇又髣髴乎成連海上之先生旣阮亭司李維揚予適館夫東臯冒氏其幸邀盼矚殊不愧古昔之贈縞與班荆遂因阮亭而得見西樵也平山隋苑之間在今日追思則以爲水天之閒話而在當時傳播則以爲花月之新聞噫友朋知己之間其遇合固自有數矣以予之謏劣而獨蒙剪拂於兩先生者予誠不自知其何心蓋自庚子以來余之從游於兩先生者日久其間盛衰枯菀之故



子不能無慨於中也言之猶哽咽而難平猶記西樵先生  
兩至廣陵一則典汴試而錦旋一則遭讒言而去國人情  
物態亦大約可見而先生蕭然物表固已齊得喪爲一致  
而民喜愠於無形蟻視王侯蟬蛻軒冕蓋常躡金焦踞京  
峴中流而長嘯也魚龍悲駭鼉鼉出沒而江流颯颯其有  
聲及其泛洞庭下錢塘筆床茶竈容裔於煙波杳靄間也  
蓋人視先生則以爲浮家之少伯而先生自命亦何異乎  
汎宅之元真嘻噫疇昔之事百端交集而其極不能忘者  
尤在乎風亭月觀之下徃徃酒能一石而月可三更史家  
別宅韓氏小園水木清幽竹梧淡沲此則先生之寓園也  
余猶記夫風微微其捲幔而月娟娟其在楹斯時予每偕  
豹人伯顓介夫善伯孝威定九諸子過先生爲狎讌第見

夫一室之間蔬笋在旁香粉在側風流颯靜幾不知夫景  
之欲昃而河之漸傾一夕者予薄游延令失意而歸過先  
生之寓廬而假宿焉日已曛黑先生與予聯床擁絮挑燈  
聽雨其中宵而太息者語多掩抑而難明無何別去先生  
贈予一詩中有句曰來當日已暮去當天未明途窮兼歲  
晏躊躇難爲情余每誦此淚盈盈濕紙上也今先生不可  
作而余悲益何以自勝辛亥暮春予游鄴下時先生再起  
補官吏部飛書寄我流連故隱惻愴舊游者終堅我以滄  
洲之約而要我以猿鶴之盟詎意纔踰一載遽接齊臺之  
訃予則且疑且信而不免夫涕泗之沾纓嗚呼先生之詩  
如疎竹受露幽蘭始花蓋紆徐澹緩實先生之自許然也  
而一徃邁傑之氣又每每如驚湍怒浪之碎錫先生之人



如寒崖古僧深山道士蓋落落穆穆不可一世人也而交許以心義形於色纏綿篤摯之態又如夫戈鋌稍槩之縱橫吾游於世久受賢人君子之知者不爲不多求愛我如先生指不多屈也奈何先生復舍我去而我亦既將老而無成先生未歿前一載寄我以齊臺山人傳意若以自誌其墓者彭殤壽夭之際先生固野馬塵埃處之矣區區電光與石火何足以介達士之神明嗚呼炊聞一帙上浮一編南華耶九辯耶先生固合莊屈爲一人也則一日者誰謂先生遂死我固知其乘灑氣而逝征矧先生之死以哭母太夫人死也死於孝也將頡頏曾閔之輩而升爲箕尾之精然則如此者亦又何悲而我儕兄弟感先生之知慕先生之義臨風一慟五內崩裂終難託言太上之忘情

周壽王俞恭蒞二子咏懷詩跋

陳生客禾五十日久之不自樂思歸先是杜陵生及沈生者已散去數日矣俞子招周子同一小樓而處二子者相善也且又善病居三日各爲偶懷詩十六首一日陳生過二子別二子者出詩以示陳生蓋陳生亦善病念客游久一旦與數子者別念時遇錯互前歡未可知欲作一詩念非數子莫能當也然而心悲氣結終不獲一語情理如此誠何足以言詩哉夫人之懷一也或含愁幽歎寓之於吟諷之間或沉憂塞默放之於天地之外其善懷亦一也三子者悼年命之不常怨閨中之邃遠善病同聚散離合之感亦無不同偶懷之作陳生雖無詩然陳生之懷二子者則既詠之矣不見夫東家之樓有善歌者乎絃摧柱促音



節漫漶而不能自理此非天下之傷心人乎吾慮夫二子者之難爲懷也

東溪修禊卷跋

右癸丑東溪修禊圖圖後有騷有賦有記有序有書有啟有七有贊有辭有曲有古詩有七言律有浣溪紗驀山溪永遇樂諸詞共一卷按東晉蘭亭之會修禊事者少長四十一有一人而詩不成至人十有六今東溪之會僅僅十有六人然而觴勺未已紙墨爛然長篇短製更唱迭作可謂盛矣僕因顧語坐客曰人生適志耳多憂何爲夫以右軍逸氣浩浩落落是其人固宜等萬物於芻狗乃當斯會也篇終而歎古今得喪之故猶若不能已於言者何耶意者臨文寄慨達人卒不免邪今者茗酒之外琴奕而已談諧雜出譎詼萬端飲酣少憊佐以說鬼不知大風蓬蓬然起於東溪之口而溪水爲沸也今日之樂視昔人爲何如坐



客皆大笑遂綴數語於末

跋

伯兄儷文海內咸推之而兄亦自以爲有心手獨得處弄之篋中積有一百六十許首石已鏤板行之矣兄散文不名一家脫稿隨手佚去多不存者壬戌五月卒京邸余自黎城七月抵都哀其遺稿漸次輯成所存僅僅百篇志伊渭清兩先生爲之選訂所存八十餘篇每一披讀歎其才情豪宕風調元畀上自蒙莊左史以迄唐宋元明體無不具一往自喜亦自有光燄不可磨滅者石不忍棄并爲刮劂以質諸君子書成之日聞志伊亦化爲異物矣碎琴之痛聞笛之感益茫茫交集也四弟宗石謹跋於患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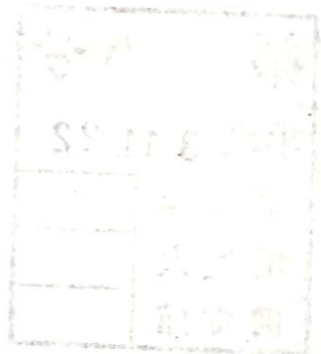
跋

文無定體才大則無所不有氣大則無所不舉伯兄儷體之外又得文八十餘首于是伯兄之文盡於此矣四弟復爲授梓於南平嗚呼弟之欲不死其兄者可謂勤矣不遺餘力矣昔人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漢吳祐諫其父殺青寫書恐類蕙苴之謗賢弟之爲與孝子之慮跡不相同而意豈相悖安得起地下修文之人一爲痛哭一爲撫掌哉弟維岳謹跋









周



